

一之書叢科百緯經

(上) 秋 春 氏 呂

校 林 天 張

—— 行 發 局 書 緯 經 海 上 ——

經緯百科叢書

已出百餘種尚有種多陸續出版

中外歷史傳記

孫中山傳記

革命先烈傳記

世界十二科學家傳記

史太林傳記

甘地傳記

墨索里尼傳記

高爾基傳記

名人，名言，名事

中國四十年大事記

中國革命史

世界各國史

世界各國政制鳥瞰

中國七大哲人傳

列女傳

武訓的故事

歌曲戲劇漫畫

愛國軍歌一〇一首

歐其名歌一〇一首

京劇戲考精華(一)

京劇戲考精華(二)

京劇戲考精華(三)

滑稽曲調精華(一)

滑稽曲調精華(二)

滑稽曲調精華(三)

社會漫畫

都市學生漫畫

漫畫上海

醫藥生理衛生

學醫門徑

西醫學常識

西藥常識

中醫常識

中藥常識

肺病預防及自療法

性病預防及自療法

神經衰弱預防及自療法

手淫遺精預防及自療法

婦女病預防及自療法

孕婦應有的智識

受孕的原理與方法

母親應有的智識

經驗育兒法

小兒病預防及治療法

內售

客價

充低

實原

每冊

六分

外寄

單費

函在

一

年譜百餘冊

書叢科百緯經

版出續陸種多有尚種餘百出已

中外歷史傳記

孫中山傳記

革命先烈傳記

世界十二科學家傳

史太林傳記

甘地傳記

墨索里尼傳記

高爾基傳記

名人，名言，名事

中國四十年大事記

中國革命史

世界各國史

世界各國政制鳥瞰

中國七大哲人傳

列女傳

武訓的故事

歌曲戲劇漫畫

愛國軍歌一〇一首

歐美名歌一〇一首

京劇戲考精華(一)

京劇戲考精華(二)

京劇戲考精華(三)

滑稽曲調精華(一)

滑稽曲調精華(二)

社會漫畫

都市學生漫畫

漫畫上海

醫藥生理衛生

醫學門徑

西醫學常識

中醫常識

中藥常識

肺病預防及自療法

性病預防及自療法

神經衰弱預防及自療法

手淫遺精預防及自療法

婦女病預防及自療法

孕婦應有的智識

受孕的原理與方法

母親應有的智識

經驗育兒法

小兒病預防及治療法

內售

客價

充低

買廉

每冊

六分

外寄

單費

函在

一

年雜百書餘冊

樊際昌教授捐贈圖書

一之書叢科百緯經

全 秋 春 氏 呂

【集一第】

編 林 天 張



140822



1 20255

呂氏春秋新校正序

畢沅撰

漢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原夫六經以後，九流競興，雖醇醜有間，原其意旨，皆有爲而作；降如虞卿諸儒，或因窮愁，託于造述，亦皆有不獲已之故焉。其著一書，專覬世名，又不成于一人，不能名一家者，實始于不韋。而淮南內外篇次之。然淮南王後不韋幾二百年，其採用諸書，能詳所自出者，十尙四五。卽如今道藏中文子十二篇，淮南王書前後采之殆盡，間有增省一二字，移易一二語，以成文者，類皆當時賓客所爲，而淮南王又不暇深攷。與不韋書在秦火以前，故其采綴原書類亡，不能悉尋其所本。今觀其至味一篇，皆述伊尹之言，而漢儒如許慎、應劭等，間引其文，一則直稱伊尹曰，一則又稱伊尹書。今考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不韋所本當在是矣。又上農任地辨土等篇，述后稷之言，與亢倉子所載略同，則亦周秦以前農家者流，相傳爲后稷之說無疑也。他如采老子文子之說，亦不一而足。是以其書沈博絕麗，彙儒墨之指，

合名法之源，古今帝王天地名物之故，後人所以探索而靡盡與！隋書經籍志雜部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誘注。誘序自言嘗爲孟子章句及孝經解等，今已不見；世所傳誘注國策，亦非真本，唯此書及淮南王書注，最爲可信。誘注二書，亦間有不同。有始覽篇「大汾冥阨」解云：「大汾處未聞，冥阨荆阮方城皆在楚。」而淮南王書注則云：「大汾在晉。」冥阨，淮南作澗阨，注云：「今宏農澗池是也。」先識覽篇「男女切倚」解云：「切磨倚近也。」淮南王書倚作踣，注又云：「踣，足也。」知分篇解云：「魚滿二千斤爲蛟。」而淮南王書又作二千五百斤。至于音訓，亦時時不同。此蓋隨文生義，或又各依先師舊訓爲解。故錯出而不相害與！暇日取元人大字本以下，悉心校勘，同志如抱經前輩等，又各有所訂正。遂據以付梓。鳩工于戊申之夏，逾年而告成。若淮南王書，則及門莊知縣斨已取道藏足本刊于西安，故不更及云。

乾隆五十四年歲在己酉孟夏月吉序

序

漢河東高誘撰

序秋春氏呂

3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爲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之子也。太子死，以庶子安國君柱爲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所幸妃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令楚質於趙，而不能顧質，數東攻趙。趙不禮楚，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耶？」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大而大之。」楚默幸之。不韋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君爲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請以千金爲子西行，事安國君，令立子爲適嗣。」不韋乃以寶玩珍物獻華陽夫人，因言楚之賢，以夫人爲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與太子。夫人大喜，言於安國君。於是立楚爲適嗣，華陽夫人以爲己子，使不韋傅之。不韋取邯鄲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爲夫人。暨昭襄王薨，太子安國君立，華陽夫人爲后，楚

爲太子安國君立一年薨，諡爲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爲秦始皇帝。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爲呂氏春秋。曩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虛傳義失其本真，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斷而裁之，比其義焉。

新校呂氏春秋所據舊本

元人大字本

李瀚本

許宗魯本

宋啓明本

劉如龜本

汪一鸞本

朱夢龍本

陳仁錫奇賞彙編本

書內審正參訂姓氏

餘姚盧文弨紹弓

嘉善謝崑塘城

嘉定錢大昕曉徵

仁和孫志祖詒穀

金壇段玉裁若膺

江陰趙曦明敬夫

嘉定錢塘學源

陽湖孫星衍淵如

陽湖洪亮吉穉存

仁和梁玉繩耀北

錢塘梁履繩處素

武進臧鏞堂在東

呂氏春秋目次

孟春紀第一

- 一曰孟春……………一
二曰本生……………二
三曰重己……………三
四曰貴公……………四
五曰去私……………五

仲春紀第二

- 一曰仲春……………六
二曰貴生……………七
三曰情欲……………八
四曰當染……………九
五曰功名……………一一

季春紀第三

- 一曰季春……………一二
二曰盡數……………一二
三曰先己……………一三
四曰論人……………一五
五曰圓道……………一六

孟夏紀第四

- 一曰孟夏……………一七
二曰勸學……………一八
三曰尊師……………一九
四曰誣徒……………二〇
五曰用衆……………二二

仲夏紀第五

- 一曰仲夏……………二二

二曰大樂	二二	二曰孟秋	三三
四曰侈樂	二四	二曰蕩兵	三四
四曰適香	二五	三曰振亂	三五
五曰古樂	二六	四曰禁塞	三六
秋夏紀第六		五曰懷寵	三七
一曰季夏	二八		
二曰音律	二九		
三曰音初	三〇		
四曰樂樂	三一		
五曰明理	三二		

孟秋紀第七

仲秋紀第八

季秋紀第九

一曰仲秋	三八	一曰孟冬	四九
二曰論威	三九	二曰節喪	五〇
三曰簡選	四〇		
四曰決勝	四一		
五曰愛士	四二		
一曰季秋	四三		
二曰順民	四四		
三曰知士	四五		
四曰審已	四六		
五曰精通	四七		

孟冬紀第十

3 次目秋春氏呂

三曰安死	五二
四曰異寶	五二
五曰異用	五三
仲冬紀第十一	
一曰仲冬	五四
二曰至忠	五五
三曰忠廉	五六
四曰當務	五八
五曰長見	五九
季冬紀第十二	
一曰季冬	六〇
二曰士節	六一
三曰介立	六二
四曰誠廉	六三
五曰不侵	六四
序意	六五

右爲十二紀凡六十篇又序意

一篇

有始覽第一

一曰有始	六六
二曰應同	六七
三曰去尤	六八
四曰聽言	六九
五曰謹聽	七〇
六曰務本	七一
七曰諭大	七二
孝行覽第二	
一曰孝行	七三
二曰本味	七五
三曰首時	七七
四曰義賞	七八

五日長攻……………七九

六日慎人……………八一

七日遇合……………八二

八日必已……………八四

慎大覽第三

一日慎大……………八五

二日權勳……………八七

三日下賢……………八九

四日報更……………九一

五日順說……………九二

六日不廣……………九四

七日貴因……………九五

八日察今……………九六

先識覽第四

一日先識……………九八

二日觀世……………九九

三日知接……………一〇一

四日悔過……………一〇二

五日樂成……………一〇四

六日察微……………一〇六

七日去宥……………一〇七

八日正名……………一〇八

審分覽第五

一日審分……………一一〇

二日君守……………一一一

三日任數……………一一三

四日勿躬……………一一四

五日知度……………一一六

六日慎勢……………一一七

七日不二……………一一九

八日執一……………一一九

審應覽第六

一曰審應	一二一
二曰重言	一二二
三曰精論	一二四
四曰離謂	一二五
五曰淫辭	一二七
六曰不屈	一二八
七曰應言	一三〇
八曰具備	一三二
離俗覽第七	
一曰離俗	一三三
二曰高義	一三五
三曰上德	一三六
四曰用民	一三八
五曰適威	一四〇
六曰爲欲	一四一
七曰貴信	一四二

八曰舉難	一四四
特君覽第八	
一曰恃君	一四五
二曰長利	一四七
三曰知分	一四八
四曰召類	一五〇
五曰達鬱	一五一
六曰行論	一五三
七曰驕恣	一五四
八曰觀表	一五六
右爲八覽凡六十三篇	
開春論第一	
一曰開春	一五七
二曰察賢	一五九
三曰期賢	一五九
四曰審爲	一六〇

五日愛類……………一六一
六日貴卒……………一六三

慎行論第二

一日慎行……………一六四
二日無義……………一六五
三日疑似……………一六六
四日壹行……………一六七
五日求人……………一六八
六日察傳……………一六九

貴直論第三

一日貴直……………一七〇
二日直諫……………一七二
三日知化……………一七三
四日過理……………一七四
五日壅塞……………一七五
六日原亂……………一七六

不苟論第四

一日不苟……………一七七
二日贊能……………一七八
三日自知……………一七九
四日當賞……………一八〇
五日博志……………一八一
六日貴當……………一八二

似順論第五

一日似順……………一八四
二日別類……………一八五
三日有度……………一八六
四日分職……………一八七
五日處方……………一八八
六日慎小……………一八九

士容論第六

一日士容……………一九〇

二曰務大	一九二
三曰上農	一九三
四曰任地	一九四
五曰辯土	一九五
六曰審時	一九六

序說	一九八
卷帙	二〇二
附攷	

右爲六論凡三十六篇

呂氏春秋

孟春紀第一 本生 重己 貴公 去私

一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無有不當。迺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爲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于保介之御，閒。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侯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大夫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繁動，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禁止伐木，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天飛鳥，無蠹無卵，無聚大眾，無置城郭，揜骼蠹醜。是月也，不可以

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從我始。無變天之道，無絕地之理，無亂人之紀。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槁，國乃有恐。行秋令，則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霜雪大擊，首種不入。

孟春紀

二曰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撻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勳也，以全天爲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爲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爲修之矣。夫水之性清，土者扣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扣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人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知輕重，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收，以此爲君悖，以此爲臣亂，以此爲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焉，性惡得不傷？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

天地然。上爲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慍。此之謂全德之人。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爲患，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爲其實也。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

本生

三曰倮至巧也。人不愛倮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岷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己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今吾生爲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爲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得復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鬻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未始有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感召之也。壽長至常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則其至不可禁矣。此論不可不熟。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勳，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椽，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之長也，順

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蹶，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爲高臺，味不衆珍，衣不燁熱，燁熱則理塞，理塞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鞫，中大鞫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昔先聖王之爲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爲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溼而已矣！其爲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爲飲食醢醢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爲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

重己

四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漬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

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己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爲人也，下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爲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刀而蟲出於戶，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飾服，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爲。

貴公

五曰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黃帝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閒，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墨者有鉅子腹鯨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

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鯨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鯨不可不行墨子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爲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

去私

仲春紀第一 貴生 情欲 當染 功名

一曰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暉，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鐘，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華，鶯庚鳴，鷹化爲鳩。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人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鬪，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開戶始出。先雷三日，奮鐸以令于兆民曰：『雷且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概。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閭扇，寢廟必備，無作大事，以妨農功。是月也，無竭川澤，無漚陂池，無焚山林。天子乃獻羔

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親往視之。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燠氣早來，蟲螟爲害。

仲春紀

二曰：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對曰：「以我爲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它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爲君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皆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邪？」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貴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豈不悲哉！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

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爲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子華子曰：「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爲下。」故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揜耳，電則揜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貴生

三曰天生人而使其有欲，欲有情，情有節。聖人修節以止欲，故不過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俗主虧情，故每動爲亡敗耳，不可瞻，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雖有彭祖，猶不能爲也。其於物也，不可得之爲欲，不可足之爲

求大失生本，民人怨謗，又樹大讎，意氣易動，驕然不固，矜勢好智，胸中欺詐，德義之緩，邪利之急，身以困窮，雖後悔之，尙將奚及？巧佞之近，端直之遠，國家大危，悔前之過，猶不可反。聞言而驚，不得所由，百病怒起，亂難時至，以此君人爲身大憂，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論早定也？論早定則知早齋，知早齋則精不竭，秋早寒則冬必燠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況於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尊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胸中大擾，妄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爲，用心如此，豈不悲哉？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荆莊王爲幸，自有道論之則不然，此荆國之幸，荆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盡傳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爲故，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

情欲

四曰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

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岐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僂舉天下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晉文公染於咎犯邲偃，荆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吳王闔廬染於伍員文之儀，越王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王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中行寅染於黃藉秦高彊，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尙染於魏義樞，長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宗廟不血食，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可羞人，必稱此六君者。凡爲君，非爲君而因榮也，非爲君而因安也，以爲行理也。行理生於當染，故古之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所染不當，理奚由至？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所染不當也。存亡故不獨是也，帝王亦然，非獨國有染也。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此三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三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絕。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嬰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當染

五曰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善爲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本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桀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彊令之笑不樂，彊令之哭不悲，彊令之爲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缶醯黃蚘，聚之有酸，徒水則必不可以狸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以茹魚去蠅，蠅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罰雖重，刑雖嚴，何益？大寒既至，民煖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欲爲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欲爲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行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民無走，則王者廢矣，暴君幸矣。民絕望矣，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賢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若命之不可易，若美惡之不可移。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關龍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而不能與之賢名，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

功名

季春紀第二

盡數

先己

論人

園道

一曰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鴛，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焉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生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卑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田獵罾弋，置罟羅網，餒獸之藥，無出九門。」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任降于桑，俱稜曲簾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無觀，省婦使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墮，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無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無悖於時，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乃合彙牛，騰馬，游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國人讎，九門磔禴，以畢春氣，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

季春紀

二曰天生陰陽，寒暑燥溼，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爲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

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溼、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爲飛揚，集於走獸與爲流行，集於珠玉與爲精朗，集於樹木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發明。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因智而明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處耳則爲聾，爲聾，處目則爲矇，爲盲，處鼻則爲齁，爲窒，處腹則爲張，爲疔，處足則爲痿，爲蹶。輕水所多，禿與癩人，重水所多，腫與蹙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瘰人，苦水所多，疔與僂人。凡食無彊厚味，無以烈味重酒，是以謂之疾首。食能以時，身必無災。凡食之道，無飢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百節虞歡，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今世上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招，何益於中？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爲其末也。

盡數

三曰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蓄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賡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

此之謂真人。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義則人善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治矣，萬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於無爲。無爲之道曰：勝天，義曰：利身。君曰：勿身，勿身督聽，利身平靜，勝天順性，順性則聰明壽長，平靜則業進樂鄉，督聽則姦塞不皇。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內失其行，名聲墮於外。是故百仞之松，本傷於下，而未槁於上。商周之國，謀失於胸，令困於彼，故心得而聽得，聽得而事得，事得而功名得。五帝先道而後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教而後殺，故事莫功焉。五伯先事而後兵，故兵莫彊焉。當今之世，巧謀並行，詐術遞用，攻戰不休，亡國辱主，愈衆，所事者末也。夏后伯啓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伯啓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鍾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鱉安矣，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臣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寡

反於己身者乎！

先己

四曰主道約君守近。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其求之彌彊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諸己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而游意乎無窮之次，事心乎自然之塗。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凡彼萬形，得一後成。故知一，則應物變化，闊大淵深，不可測也。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豪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收也。故知知一，則復歸於樸，嗜欲易足，取養節薄，不可得也。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也。威不能懼，嚴不能恐，不可服也。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也。舉錯以數，取與遵理，不可惑也。言無遺者，集肌膚，不可革也。讒人困窮，賢者遂興，不可匿也。故知知一，則若天地然，則何事之不勝，何物之不應。譬之若御者，反諸己，則車輕馬利，致遠復食而不倦。昔上世之亡主，以罪爲在人，故日殺僇而不止，以至於亡而不悟。三代之興王，以罪爲在己，故日功而不衰，以至於王。何謂求諸人人同類而智殊，賢不肖異，皆巧言辯辭，以自防禦，此不肖主之所以亂也。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

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入之情僞，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汗，無之而非是，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論人

五曰天道圓，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圓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地道方。主執圓，臣處方，方圓不易，其國乃昌。日夜一周，圓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圓道也。精行四時，一上一下各與遇，圓道也。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圓道也。雲氣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輟，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滿，小爲大，重爲輕，圓道也。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以言不刑蹇，圓道也。人之斂九，一有所居，則八虛，八虛甚久，則身斃，故唯而聽，唯止聽而視，聽止以言說，一一不欲留，留遲爲敗，圓道也。一也。齊至貴，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爲宗，聖王法之，以令其性，以定其正，以出號令，出於主口，官職受而行之，日夜不休，宣通下究，灑於民心，遂於四方，還周復歸，至於主所，圓道也。令圓則不可善不善，無所壅矣。無所壅者，主道通也。故令者，人主之所以爲命也，賢不肖安危之所定也。人之有形體四枝，其能使之也，爲其感而必知也，感而不知，則形體四枝不使矣。人臣亦然，號令不感，則不得而使矣。有之而不使，不若無有。主也者，使非有者也。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堯舜賢主也。

皆以賢者爲後，不肯與其子孫，猶若立官必使之方。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今五音之無不應也，其分審也。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以此治國，國無不利矣。以此備患，患無由至矣。

圖道

孟夏紀第四

勸學

尊師

誣徒

用衆

一曰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蠶蜩鳴，蚯蚓出，王薺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輅，駕赤騮，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柝。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不欣說。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太尉贊傑，備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繼長增高，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是月也，天子始緇，命野虞出行田原，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無伏于都。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農乃升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聚蓄

百藥，藥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辜，出輕繫。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少長如一，以給郊廟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蟲蝗爲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孟夏紀

二曰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義理，生於不學。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爲聖人。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焉；在右則右重，在左則左重。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尊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矣。若此，則名號顯矣，德行彰矣。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所求盡得，所欲盡成，此生於得聖人。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彊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凡說者兌之也，非說之也。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兌，而反說之。夫弗能兌而反說，是拯溺而確之以石也，是救病而飲之以董也，使世益亂，不肖主重惑者，從此生矣。故爲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理勝義立，則位尊矣。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上至於天子，

朝之而不慚。凡遇合也，合不可必。遺理釋義，以要不可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故師必勝理行義然後尊。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

勸學

三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贊，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在，而勿敗之，是謂善學。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黽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

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觀驩愉，問書意，順耳目，不逆志，退思慮，求所謂，時辨說以論道，不苟辨，必中法，得之無矜，失之無慚，必反其本。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爲貴，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爲務，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漑，務種樹，織葩履，結罝網，掘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如山林，入川澤，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慎駕御，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絜，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於大利人，利人莫大於教，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身成則爲人子，弗使而孝矣；爲人臣，弗令而忠矣；爲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爲天下正矣。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天子入太廟，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尊師

四曰達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理義之術勝矣。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爲之而樂矣，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之爲之而苦矣。

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不能教者，志氣不和，取舍數變，固無恆心。若晏陰喜怒無處，言談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愎過自用，不可證移，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歐而教之，阿而詔之，若恐弗及。弟子居處修潔，身狀出倫，聞識疏達，就學敏疾。本業幾終者，則從而抑之，難而懸之，妬而惡之。弟子去則冀終，居則不安，歸則愧於父母兄弟，出則慚於知友邑里。此學者之所悲也。此師徒相與異心也。人之情，惡異於己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學業之敗也，道術之廢也，從此生矣。善教者則不然，視徒如己，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也。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己。若此，則師徒同體。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大行也。從此生矣。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從師淺而欲學之深也。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譙詬遇之。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又況乎達師與道術之言乎？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用心則不專，好之則不深，就業則不疾，辯論則不審，教人則不精。於師慍懷於俗，羈神於世，矜勢好尤，故湛於巧智，昏於小利，惑於嗜欲，問事則前後相悖，以章則有異心，以簡則有相反，離則不能合，合則弗能離，事至則不能受，此不能學者之患也。

誣徒

五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跖。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醜不能，惡不知，病矣。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況於賢者乎？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爲。」辯議而苟可爲，是教也。教，大議也。辯議而不可爲，是被褐而出，衣錦而入。戎人生乎戎，戎人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爲賢主也。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衆也，立已定而舍其衆，是得以求，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以衆視，無畏乎離婁矣；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楚魏之王，辭言不說，而境內已趁備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衆也。

用衆

仲夏紀第五

大樂

侈樂

適音

古樂

一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

中糲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饗祭先肺小暑至螳蟻生鶉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輅駕赤騶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恂養壯狡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壎箴飭鍾磬祝敔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令民無刈藍以染無燒炭無暴布門閭無閉關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別其羣則繫騰駒班馬正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揜身欲靜無躁止聲色無或進薄滋味無致和退嗜慾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薑榮是月也無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處臺榭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騰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仲夏紀

二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濼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嗜慾不辟

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爲樂也。若之何哉？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入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欲與惡所受於天也，人不得興焉。不可變，不可易。世之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歡欣而說也。歡欣生於平，平生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爲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爲形，不可爲名，彊爲之謂之太一。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先聖擇兩法一，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終其壽，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爲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

大樂

三曰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入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亂世之樂，與此同。爲木革之聲，則若雷，爲金石之聲，則若霆，爲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以此爲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夏桀

殷紂作爲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以衆爲觀。倣詭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其生之與樂也，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爲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溫勞逸饑飽，此六者非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生也者，其身固靜感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制乎嗜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貪鄙悖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故彊者劫弱，衆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傲幼，從此生矣。

侈樂

四曰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芬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樂有適心，亦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窳。太清則志

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鑿，不鑿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搏，不搏則怒。故太鉅太小太清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無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進乎音者矣。大饗之禮，上乎尊而俎生魚，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

適音

五曰樂所由來者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爲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騶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閒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

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鱗先爲樂倡，鱗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有鍾作爲擊鼓鐘磬，吹峇管，壎箎鞀椎鍾。帝嚳乃令人抃，或鼓擊擊鐘磬，吹峇展管箎，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鞀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乃抃五弦之瑟，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命延乃抃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弦，以爲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滲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殷湯卽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卽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

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尙矣。非獨爲一世之所造也。

古樂

季夏紀第六

音律

音初

制樂

明理

一曰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鐘，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涼風始至，蟋蟀居宇，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蜋。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輅，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匏。是月也，令漁師伐蛟，取鱓，升龜取鼈，乃命虞人入材葦。是月也，令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成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廟社稷之靈，爲民祈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忒，黑黃蒼赤，莫不質良，勿敢僞詐，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無或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無舉大事，以搖蕩於氣，無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水潦盛昌，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薤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熬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行之是令，是月廿雨三至，三旬二日。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國多風，欬人乃遷徙。行秋令，則邱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寒氣不時，鷹隼早鶩，四鄙入保。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其味甘。

其臭香其祀中霽祭先心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輅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氣圓以掄。

季夏紀

二曰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大呂之月，數將幾終，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使。太簇之月，陽氣始生，草木繁動，令農發土，無或失時。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無或作事，以害羣生。姑洗之月，達道通路，溝瀆修利，申之此令，嘉氣趣至。仲呂之月，無聚大眾，巡勸農事，草木方長，無攜民心。蕤賓之月，陽氣在上，安壯養俠，本朝不靜，草未早槁。林鐘之月，草木盛滿，陰將始刑，無發大事，以將陽氣。夷則之月，修法飭刑，選士厲兵，詰誅不義，以懷遠方。南呂之月，蟄蟲入穴，越農收聚，無敢懈怠，以多爲務。無射之月，疾斷有罪，當法勿赦，無留獄訟，以亟以故。應鐘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爲冬，修別喪紀，審民所終。

音律

三曰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蒼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垢椽，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周昭王親將征荊，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擅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實爲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爲秦音。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爲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世濁則禮煩而樂淫，鄭衛之聲，桑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流辟譏越，慝濫之音出，則滔湯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衆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或順樂，而民鄉方矣。

四曰欲觀至樂，必於至治。其治厚者，其樂治厚；其治薄者，其樂治薄。亂世則慢以樂矣。今室閉戶牖，動天地一室也。故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其吏諱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衆人焉知其極。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無幾，疾乃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

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高處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昔熒惑其徒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必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七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制樂

五曰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亂國之主未嘗知樂者，是常主也。夫有天贊得爲主，而未嘗得主之實，此之謂大悲，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也；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不適，其甘雨則不降，其霜雪則不時，寒暑則不當，陰陽失次，四時易節，人民淫燦不固，禽獸胎消不殖，草木庠小不滋，五穀萎敗不成，其以爲樂也。若之何哉？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長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紀，心若禽獸，長邪苟利，不知義理。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有其狀若懸旂而赤，其名曰雲旂，有其狀若衆馬以鬪，其名曰滑馬，有其狀若衆植華以長，黃上白下，其名曰尤之旗，其日有鬪蝕，有倍僂，有暈珥，有不光，有不及景，有衆日並出，有晝盲，有宵見。其月有薄蝕，有暉珥，有偏盲，有四月並出，有二月並見，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有彗星，有大楛，有天機，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有賊星，有鬪星，有賓星。

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有豐上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陣，有菹生雉，雉亦生鷄，有螟集其國，其音匈匈。國有游蛇，西東馬牛乃言，犬彘乃連，有狼入於國，有人自天降，市有舞鵠，國有行飛馬，有牛角，雄雞五足，有豕生而彌，雞卵多，有社遷處，有豕生狗。國有此物，其主不知，驚惶亟革，上帝降禍，凶災必亟。其殘亡死喪，殄絕無類，流散循饑，無日矣。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勝數，盡荆越之竹，猶不能書。故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頽辭百疾。」民多疾病，道多裸裎，盲禿偃，萬怪皆生。故亂世之主，烏聞至樂？不聞至樂，其樂不樂。

明理

孟秋紀第七

蕩兵

振亂

禁塞

懷寵

一曰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暎，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廩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驁，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

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蠱。是月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附牆垣，補城郭。是月也，無以封侯立大官，無割土地，行重幣，出大使，行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不實。行夏令，則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癘疾。

孟秋紀

二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廢勝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爭鬪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咎，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存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儆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爲福，不能

用之則爲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侈鬪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強，談雖辨，文學雖博，猶不見聽。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彊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況於暴君乎？

蕩兵

三曰：當今之世濁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絕賢者廢伏，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世有賢主秀士，宜察此論也。則其兵爲義矣！下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辱者也而榮，且苦者也而逸，世主恣行，則中人將奔其君，去其親，況又於不肖者乎？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凡爲天下之民長也，慮莫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利害在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而取舍人異以辨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誣也，誣悖之士雖辨無用矣。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爲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

說爲深。夫以利天下之民爲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凡人之所以惡爲無道，不義者，爲其罰也。所以斬有道行有義者，爲其賞也。今無道不義存，存者賞之也；而有道行義窮，窮者罰之也。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故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爲大。

振亂

四曰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爲天下之民害莫深焉！凡救守者，太上以說，其次以兵，以說則承從多，羣日夜思之事，心任精，起則誦之，臥則夢之，自今單曆乾肺，費神傷魂。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愉其意；下稱五伯名士之謀，以信其事。早朝晏罷，以告制兵者；行說語衆，以明其道。道畢說單而不行，則必反之兵矣。反之於兵，則必鬪爭之情，必且殺人，是殺無罪之民，以興無道與不義者也。無道與不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先王之法曰：「爲善者賞，爲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惟義兵爲可。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爲無道。

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爲丘墟，身爲刑戮，吾未知其爲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也。晉厲知必死於匠麗氏，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宋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爲不善之至於此也。此七君者，大爲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爲萬數。壯佼老幼，胎臚之死者，大實平原，廣堙深谿，大谷赴巨水，積灰填溝洫，險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今之世，爲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爲京丘若山陵，世有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察此其所自生生於有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夫無道者之恣行幸矣，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在於不肖者之幸也。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賢者益疑矣。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

禁塞

五曰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必當義然後議。故說義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暴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執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敵之境，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以彰好惡，信與民期，以奪敵資。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先發聲出號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無道据傲，荒怠貪戾，虐衆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警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下，不惠民，徵斂無期，求索無厭，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

所誅也，人之所讎也，不當爲君。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爲君者也，以除民之讎，而順天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讎者，身死家戮不赦，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里聽者，祿之以里，以鄉聽者，祿之以鄉，以邑聽者，祿之以邑，以國聽者，祿之以國。故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而已矣！舉其秀士，而封侯之，選其賢良，而尊顯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見其長老，而敬禮之，皆益其祿，加其級，論其罪人，而救出之，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以鎮撫其衆，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必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

懷寵

仲秋紀第八

論威

簡選

決勝

愛士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鶻中，其日庚辛，其帝少暉，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生，候鴈來，立烏歸，羣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養癯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常，制有小大，度有短長，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乃命宰祝，巡行犧牲，視

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享，天子乃饗，禦佐疾，以通秋氣。以犬嘗麻，先祭寢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踰修，困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乃勸種麥，無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蟲俯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齊斗甬，是月也，明關市來商旅，入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雜，遠鄉皆至，則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事，無逆天數，必順其時，乃因其類。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仲秋紀

二曰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也，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過勝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己。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不可搖蕩，物莫之能動。若此，則敵胡足勝矣？故曰：其令彊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誦。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攝之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降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枹鼓干戈哉？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皆

宵乎冥冥，莫知其情；此之謂至威之誠。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屯起，舉死殍之地矣。雖有江河之險，則浚之；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并氣專精，心無有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豫讓必死於襄氏，而趙氏皆恐；成荊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刃未接而欲已得矣。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魄，形性相離，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擊木，則拌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沈；以塗投塗，則陷。此疾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不禁也，則得之矣。專諸是也。獨手舉劍，至而已矣。吳王壹成，又況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密其闢路，開敵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議哉？

論威

三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陳整齊；鋤稷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爲是鬪，因用惡劍，則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銛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爲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簡選精良，兵械銛利，令能將將之。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有以窮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是矣。

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遂禽推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默首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爲禽。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爲天子。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爲兵首，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南至石梁，西至鄆郭，北至令支，中山亡邢，狄人滅衛，桓公立邢于夷儀，更立衛于楚丘。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銳卒千人，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反鄆之埤，東衛之畝，尊天子於衡雍。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爲前陳，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于摩廬，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爲而不足專恃，此勝之一策也。

簡選

四曰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敵孤獨則上下虛，民解落；孤獨則父兄怨，賢者誹，亂內作。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勇則能決斷，能決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墮，若鷲鳥之擊也。搏攫則殫，中木則碎，此以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儻忽往來，而

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桀紂以亡，巧拙之所以相過，以益民氣，與奪民氣，以能鬪衆，與不能鬪衆，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勝。軍大，卒多，而不能鬪衆，不若其寡也。夫衆之爲福也，大其爲禍也，亦大。譬之若漁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爲害也亦大。善用兵者，諸邊之內，莫不與鬪，雖斯與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勢使之然也。幸也者，審於戰期，而有以羈誘之也。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爲己固，因敵之謀，以爲己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顯矣，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諸搏攫柢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

決勝

五曰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莖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莖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莖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鬪於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詩

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行德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其君死矣。趙盾子有兩白驪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驪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謬胥渠也，朝吾君驪，請卽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驪，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爲利，敵皆以走爲利，則刃無與接，故敵得生於我，則我得死於敵；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敵。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

愛士

季秋紀第九

順民

知士

審己

精通

一曰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暉，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菊有黃華，豺則祭獸，獮禽。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藏帝

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搜馬，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旂旄，輿受車以綬，整設于屏外。司徒摯，北嚮以誓之。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操矢以射。命主祠祭禽於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俯在穴，皆瑾其戶。乃趣獄刑，無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宜者。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黥室。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

季秋紀

二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萬乘之國，百戶之邑，民無有不說，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衆哉？此取民之要也。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斷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達乎鬼神之化，人事之傳也。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請砲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爲民請炮

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越王苦會稽之恥，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焦唇乾肺。內親羣臣，下養百姓，以來其心。有甘膈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衣禁襲，色禁二。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漬病。困窮，顏色愁悴，不瞻者，必身自食之。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曰：「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衷。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償，此孤之大願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之諸侯，不能害之。則孤將棄國家，釋羣臣，服劍臂刃，變容貌，易姓名，執箕帚而臣事之，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孤雖知要領不屬，首足異處，四枝布裂，爲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於是異日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戮吳相，殘吳二年而霸。此先順民心也。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和子曰：「以告鴟子。」鴟子曰：「已死矣，以爲生。」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

順民

三曰：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譬之若枹之與鼓，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靜郭君善劑貌，辨劑貌，辨之爲人也。多訾，門人弗說。士尉以證靜郭君，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

諫靜郭君，靜郭君大怒曰：「剗而類，揆吾家苟可以儻，劑貌辨者，吾無辭爲也。」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朝暮進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靜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與劑貌辨俱留無幾何。劑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公往必得死焉。」劑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劑貌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劑貌辨見宣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劑貌辨答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願涿，視若是者，倍反不若革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靜郭君泣而曰：「不可，吾弗忍爲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爲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也。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也。「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少來靜郭君乎？』」劑貌辨答曰：「敬諾。」靜郭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劍。宣王自迎靜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靜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十日，謝病彊辭三日而聽。當是時也，靜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非之弗爲阻。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也。

知士

四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雖當與不知同，其卒必困。先王名士達師之所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水非惡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

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請。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爲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爲是，請因受之。」魯君請於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謂此能說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齊湣王亡居於衛，晝日步足，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當已。」公玉丹答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尙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湣王慨焉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此亦不知其所以也。此公玉丹之所以過也。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非上。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所以亡也。

審己

五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

靡或轉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月也者。羣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聖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養由基射雉中石。矢乃飲羽。誠乎雉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鄙研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

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孟冬紀第十

節喪

安死

異寶

異用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乃賞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揜蔽。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附成郭，戒門閭，修楫，閉慎關籬，固封壘，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營丘壘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月也，大飲蒸，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饗先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無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孟冬紀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膚，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入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扣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溼，此則善矣。而妄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忘，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者！民之於利也，犯流血，蹈白刃，涉血，豈非以求之。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夫玩好貨寶，鍾鼎壺盥，罌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

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輜，羽旄旌旗如雲，僂僂以督之，珠玉以備之，黼黻文章以飾之，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觀世，則美矣。侈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也。

節喪

三曰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爲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瞬也。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爲石銘置之壘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扣。扣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扣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營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是故大墓無不扣也。而世皆爭爲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憚耕稼采薪之勞，不肯官人，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過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

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冢拍齊未亡，而莊公冢拍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是非未定，而喜怒鬪爭，反爲用矣。吾不非鬪，不非爭，而非所以鬪，非所以爭。故凡鬪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鬪爭，此惑之大者也。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安死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禩，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爲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爲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五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

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檐，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五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而無以爲之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其惟江上之丈人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蘇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蘇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

異寶

五曰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死生之原。故國廣巨，兵彊富，未必安也；尊貴高大，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以成其亡；湯武用其材，而以成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噫！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紂，欲左者左，欲右者右，

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周文王使人扣池，得死人之骸，更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骸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故聖人於物也，無不材。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擗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也；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也。其細者，以劫弱暴寡也；以遏奪爲務也。仁人之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權也。

異用

仲冬紀第十一

至忠

忠廉

當務

長見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鶡鴠不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

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闔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乃命大酋，秣稻必齊，麴釀必時，湛醴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會監之，無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薺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弇，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閭，築囿圉，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蟲螟爲敗，水泉減竭，民多疾病。

仲冬紀

二曰至忠逆於耳，倒於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惡之，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荆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爲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



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吏，曰：「人之有功也於軍旅，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兇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爲勸，人不知，不爲沮，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瘠，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不可已也。雖然，王之病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忽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爲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

至忠

三曰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大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雖名爲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誠辱則無爲樂生。若此人也有勢，則必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爲汚矣。

將衆則必不撓北矣。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難得其患，雖得之，有不智。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擊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閒，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掉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天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仁，夫爲故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掉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爲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要離可謂不爲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其辱。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嘯，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襮！」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

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也，殺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忠廉

四曰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辨者，爲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爲其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爲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爲其當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中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備說非六王五伯，以爲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灑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敲其頭矣。」辨若此，不如無辨。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尙胡革求肉而爲？」於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尙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

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

當務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文王曰：「竟譴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爲之，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爲其所欲，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五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爲善於上世也。晉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爲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曰：「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至於覲存，三十四世而亡。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

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躡，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抵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我，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閒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病甚矣，將柰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公孫鞅西游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彊，魏果用弱，非公叔座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爲悖。

長見

季冬紀第十二 士節 介立 誠廉 不侵 序意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天子居立堂右个，乘玄駱，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乃舉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命取冰，冰已入，令告民出五種，命司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

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專於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令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三旬二日。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鄰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季冬紀

二曰士之爲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齊有北郭騷者，結眾，困蒲葦，織施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閒，晏子見疑於齊君，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今晏

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箚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箚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也，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士節

三曰以貴富有入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窮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雨露，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謔！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乾隘，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三饋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謔！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

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鄭人之下讎也，莊躄之暴郢也，秦人之圍長平也，韓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衆庶，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其卒遞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爲謀，豈不遠哉？

介立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堅與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爲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污也，亦猶此也。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卽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有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譴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俸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爲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丘而信威也。割牲而盟，以爲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爲苟在。今

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

誠廉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以身爲人者，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豫讓公孫宏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必自知之，然後可。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爲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其故。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衆人畜我也。夫衆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是國士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爲念，又況於中人乎？孟嘗君爲從，公孫宏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何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宏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

辭以觀公孫宏。公孫宏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宏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宏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宏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不慚爲人君，不得意則不屑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爲管商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汗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爲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公孫宏敬諾，公孫宏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凌，可謂士矣。

不侵

維秦八年，歲在涪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爲而行，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以日俛而西望知之。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卻不肯進，青荊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荊進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爲死人，叱青荊曰：「去長

者，吾且有事。』青荜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乃退而自殺。青荜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荜豫讓，可謂之友也。」

序意

有始覽第一

應同

去尤

聽言

謹聽

務本

諭大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經也。以寒暑日月晝夜知之，以殊形殊能異宜說之。夫物合而成，離而生，知合知成，知離知生，則天地平矣。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其形。天有九野，地有九州，上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川。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顓天，其星胃昂畢。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嵩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興鬼柳七星。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爲豫州，周也。兩河之間爲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爲兗州，衛也。東方爲青州，齊也。泗上爲徐州，魯也。東南爲揚州，越也。南方爲荊州，楚也。西方爲雍州，秦也。北方爲幽州，燕也。何謂九山？會稽，太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大汾，冥陔，荆阮，方城，穀，井陘，令疵，句注，居庸。何謂九藪？吳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梁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

昭。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滔風，東南曰熏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曰凄風，西方曰颺風，西北曰厲風，北方曰寒風。何謂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小水萬數。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極不移。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曰立明。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當樞之下，無晝夜。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衆耳目鼻口也，衆五穀寒暑也，此之謂衆異。則萬物備也。天斟萬物，聖人覽焉，以觀其類。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雷電之所以生，陰陽材物之精，人民禽獸之所安平。

有始覽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天爲者時，而不助農於下。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雨雲水波。無不

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師之所處，必生棘楚。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安知其所？夫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物之從同，不可爲記。子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雖尊，以白爲黑，臣不能聽；父雖親，以黑爲白，子不能從。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王者同義，霸者同力，勤者同居，則簿矣。亡者同名，則悞矣。其智彌悞者，其所同彌悞；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類同，皆有合故。堯爲善而衆善至，桀爲非而衆非來。商箴云：「天降災布祥，竝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況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爲足。治則爲利者不攻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因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者，曷爲攻矣？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

應同

三曰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者，不見西牆；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此也。人有亡鈇者，意其隣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扣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

其隣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其隣之子，非變也，己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爲甲，無以組。此邾君之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也？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察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隣，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莊子曰：「以瓦投者，翔以鉤投者，戰以黃金投者始。」其患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祥也。外有所重者，泄蓋內掘。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妒也，皆有所乎尤也。老聃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乎獨，必不合於俗，則何可擴矣！

去尤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之道廢絕。世主多盛其歡樂，大其鐘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夭勝壯狡，汙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辜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

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溼，守狗死，其勢可穴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庳，其守具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也，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不於愛，愛利之爲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蒼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後無間，故賢王秀士之欲變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其與人穀言者，其有辯乎？其無辯乎？造父始習於大豆，蠡門始習於甘蠅，御大豆，射甘蠅，而不徙，人以爲性者也。不徙之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議公孫龍，鬻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

聽言

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通乎己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聽者自多而不得。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毀之成，危之寧。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諍而不足以舉，故人主之性，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

不疑；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若其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天下而試禹，斷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學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爲知，百禍之宗也。一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賢者之道，牟而難知，妙而難見。故見賢者而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主賢世始，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辭，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辭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疆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今之世當之矣。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爲而不成。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

謹聽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也。詩云：「有暵淒淒，與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

之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危。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今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以此厚望於主，豈不難哉？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恥，臨財物資盡則爲己。若此而當者，非盜則無所取，故榮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無功伐而求榮富，詐也。詐誣之道，君子不山。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己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自身賢而已。猶有患用己於國，惡得無患乎？己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諱未得治國，治官可也。若夫內事親，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必反情，然後受。主雖過，與臣不徒取。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也。解在君鄭之問，被瞻之義也。薄疑應衛嗣君以無重稅，在二士者，皆近知本矣。

務本

七曰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夏

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故務在事，事在大。地大則有常祥，不庭歧毋羣，抵天
 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蹯，蛆水大則有蛟龍鼉鼉鱣鱮。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
 之長，可以生謀。」空中之無澤陂也，井中之無大魚也，新林之無長木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
 廣大衆多，長久信也。季子曰：「燕雀爭善，處於一室之下，子母相哺也，姁姁焉相樂也，自以爲
 安矣。竈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己也。爲人臣，免於燕雀之
 智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始姁姁焉相樂也，以危其社
 稷，其爲竈突近也，而致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
 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
 爲恃，然後皆得其樂。定賤小在於貴大，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
 天下，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

諭大

孝行覽第一 本味 首時 義賞 長攻 慎人 遇合 必己

一曰：凡爲天下治國者，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
 而富之，寡而衆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
 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

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親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爲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爲其近於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飶五聲，襍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飶煎調，養口之道也；飶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瘡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瘡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尺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嚴親之遺躬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

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

孝行覽

二曰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賢。有侏氏女子采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嫫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白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白出水，告其隣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侏氏，有侏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侏氏喜，以伊尹媵女。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以也；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爲殫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熄，社稷必危殆。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凡賢人之德，有以知之也。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復爲鼓琴者。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爇以燿火，釁以犧，擬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爲乎？」對曰：「君之國

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爲之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不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噉，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腴。肉之美者，猩猩之脣，羶羶之炙，雋鱗之翠，述蕩之擊，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鱸，東海之鮪，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藿水之魚，名曰鯨，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立木之葉焉。餘督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鱸鮪之鹽，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稷，南海之稻，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瓠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疆爲，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己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三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遲而速，以待時。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姜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時固不易得。太公望東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無其主，聞文王賢，故釣於渭以觀之。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王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說。伍子胥以爲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僚爲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鬥。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九戰九勝，追北千里，昭王出奔隨，遂有郢。親射王宮，鞭荆平之墳三百。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讎也。待時也。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不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

放有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時。時至，有從布衣而爲天子者，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有從匹夫而報萬乘者。故聖人之所貴，唯時也。水凍方固，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智，而不遇時，無功。方葉之茂美，終日采之而不知；秋霜既下，衆林皆羸。事之難易，不在小大。

務在知時。鄧子陽之難，獬狗潰之，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衆因之以殺子陽。高國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爲人唱，而況乎以人爲唱乎？飢馬盈廐，噴然未見芻也；飢狗盈窖，噴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亂世之民，噴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鄆以壽陵困於萬民，而衛取繭氏。以魯衛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其時也。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亂世當之矣。天不再與，時不久留，能不兩工，事在當之。

首時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賜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姦僞賊亂貪戾之道興，久興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弗嚴罰，賞能禁，鄙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賞罰易而民安樂。氏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桀纛，而憂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柰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

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成乎詐，其成毀；其勝敗，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秦勝於戎，而敗乎殺；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武王得之矣，故一勝而王天下。衆詐盈國，不可以爲安，患非獨外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爲六軍則不可易，北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遂定三家，豈非用賞罰當邪？

義賞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彊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則不設。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過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於此。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亡國之主，不聞賢。譬之若良農，辯土地之宜，謹

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爲也。越國大饑，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王年少，智寡才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患。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隄，以有吳哉？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吾仇也。財匱而民恐，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於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爲禽。楚王欲取息，與蔡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吾請爲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游也。服衰以游，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

好色，請以其弟婦妻之。代君許諾，弟婦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鬪，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遙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備遼理。然而後世稱之，有功故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

長攻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爲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水潦川澤之，洪濤壅塞，可通者，禹盡爲之，人也。夫湯遇桀，武遇紂，大也。湯武修身積善爲義，以憂苦於民人也。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墾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罟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時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虢而虜晉，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非加賢也。

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務博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備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遂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儼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滬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處乎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慎人

七曰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爲無人以此游，僅至於魯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任久不勝，則幸反爲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

禍獨及已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爲苟，必審諸已然後任，任然後動。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得不苟，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繆。越王不善爲野音而反善之，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人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物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爲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媵知之曰：「爲我婦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婦之父母，以謂爲已說者以爲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告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媼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昌蒲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上海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洽，驪麤，椎顙，廣顏色如漆，赭垂眼，臨鼻長肘而鑿。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驪麤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天下之民，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三

者弗能，國必殘亡；羣孽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猶尙幸。賢聖之後，反而孽民，是以賊其身，豈能獨哉？

遇合

八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乎江，萇宏死，藏其血，三年而爲碧。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疑，曾子悲。莊子行於山中，見木甚美，長大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矣。」出於山及邑，舍故人之家，故人喜具酒肉，令豎子爲殺鴈饗之。豎子謂曰：「其一鴈能鳴，一鴈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於材，不材之閒，材不材之閒，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道德則不然，無訝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禾爲量，而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此神農黃帝之所法。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成則毀，大則衰，廉則剝，尊則虧，直則執，合則離，愛則隳，多智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盜求其橐中之載，則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盜相謂曰：「此天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愬我於萬乘之主，萬乘之主，必以國誅我，我必不生。不若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迹。」於是相與趨之行三十里，及

而殺之，此以知故也。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觸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
 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
 者，又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知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蓋有不辨和
 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
 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紂爲不善於商，而禍充天地，和調何益？張毅
 好恭，門閭帷薄，聚居衆無不趨，與隸媼媾小童無不敬，以定其身。不終其壽，內熱而死。單豹好
 術，離俗棄塵，不食穀實，不衣芮溫，身處山林巖壟，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孔子行道而
 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
 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
 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外物
 豈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己也。見敬愛者，人也。
 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己，無不遇矣。

必己

慎大覽第二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貴因

察今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凡大者，小隣國也；彊者，勝其敵也。勝其敵則多怨，小隣國則

多患，多患多怨，國雖彊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故賢主於安思危，於達思窮，於得思喪。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桀爲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顛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羣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莫敢直言，其生若驚。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賢，矜過善非，主道重塞，國人大崩。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鬪，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爲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爲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親鄰如夏。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武王勝殷，入殷未下，釁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封帝堯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下釁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曰：「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欲，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發巨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三日之內。

與謀之士，封爲諸侯。諸大夫賞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然後濟於河，西歸報於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乘，牛弗復服，鼙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履虎尾，終吉。」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勝者，以術彊弱。

慎大覽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襲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荆師敗，襲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子反叱曰：「嘗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

反曰：「亟退卻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戰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奈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君奚患焉？」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牽馬而報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中山之國有虬，虬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虬。絲之君將斬岸堦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

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爲懼，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虘繇亡，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虘繇之說塞矣。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恥而管之曰：「不戰，必剗若類，掘若壟。」觸子苦之，欲齊軍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戰合擊金而卻之。卒北，天下兵乘之。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達子又帥其餘卒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惡能給若金！」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此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權勳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士所歸，天下從之。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爲天子，而不驕倨；富有天下，而不聘夸，卑爲布衣，而不瘁攝；貧無衣食，而不憂懣；狼乎其誠，自有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恩恩乎其心之堅固也；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昏乎其深而不測也；確乎其節之不庠也；就就乎其不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假乎其輕俗，誹譽也。以天爲法，以德爲行，以道爲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

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得之矣。堯不以帝見，善綽北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綽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綽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周公曰：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喪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曰：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穆，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霸王乎？」遂見之，不可止。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誠行之此論而內行修，王猶少。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雖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禮士莫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聞。

經緯百科叢書

已出百餘種尚有種多陸續出版

文藝創作小說

好妻子
小婦人
我的童年
茶花女
沙寧
木偶奇遇記
大地
盧騷懺悔錄
愛之教育
死的勝利
西線無戰事
苦兒流浪記
少年維特之煩惱
未來的世界
現代書信文精選
現代小品文精選
幽歌小品文精選
現代創作小說精選
現代詩精選
現代日記文精選
俄國短篇小說選(一)
俄國短篇小說選(二)
俄國短篇小說選(三)

青年演講論文

一個煩悶青年的日記
舊家庭戀愛悲劇(一)
舊家庭戀愛悲劇(二)
一個墜落青年的日記
一個奮鬥青年的日記
一個流浪的失戀青年
大學生的毀滅
閒話女人
閒話上海
漢譯泰西五十軼事
漢譯泰西三十軼事

青年演講集
給現代女子的幾封信
給已婚青年的幾封信
給未婚青年的幾封信
夫妻之道
青年應具何種人生觀
怎樣復興民族
怎樣應付國難
成功青年應走途徑
英語論說散文選

內容 客價 充低 買原 每册 六分 外寄 郵費 函在 內

青年百題叢書



政治大學圖書館



C140822

原價八分 實價六分

上海經緯書局發行

發行所：上海四馬路山東路交通路口

郵售部：上海海寧路高壽里六十七號